

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

經名：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。原題無名氏註，約出於宋代。一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參校本：杜光庭等註本。

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

無名氏註

老君曰：大道無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無情，運行日月；大道無名，長養萬物。

老君論其大道三無之德。一者，大道一無形質，而生育天地；二者，大道二無情性，而運行日月；三者，大道三無名相，而長養萬物。如何是一無形質而能生育天地？言大道清而至靈，靜而至虛，靈虛杳邈，自然之炁，故無形質。雖無形質，而能生育天地。此大道之德也。二無情性而能運行日月，言大道又無情性，自然之炁而運行日月，能照於萬象，此大道之二德也。三無名相而能長養萬物，言大道既無形質，亦無情性，而能生育天地，運行日月，又無名相之呼稱，一炁潛通而化生萬物。言此大道稟而行之。天地者，上至頂門泥丸宮，下至足底湧泉穴；日月者，上至左目、右目，下至腎；萬物者，身中萬神也。夫人之受身，皆從道之一炁所生，承天順地，合化陰陽，父母生育，結成形體。是故一月為胞天，二月為胎地，三月為三魂，四月為七魄，五月生五臟，六月化六腑，七月明七竅，八月八景降，九月神降一萬八千，內外相合三萬六千精光。神降形具，十月滿足而受生故知大道無其形質，元炁而能變有形之炁。有形之炁者，元氣也，乃八百一十丈。保而愛之，愛則身不敗失，如大道無其形質而運其真精。養其腎精不敗，而目自明。又知大道無其名字，而得真精之炁為其形。形為受炁之本，炁是有形之根。有其氣而有其精，有其精而有其神。故知氣者神之母，神者炁之子，子母不離，謂之得道。故曰大道無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無情，運行日月；大道無名，長養萬物。人能愛形則養炁保神，則達真常清淨之道。文中子曰：靜以思道，清以修身。如此者，能清靜矣。

吾不知其名，強名曰道。

吾者，太上自稱也，亦是我也。太上言此大道，雖有三無之德，一無形質而能自然生育天地，二無情性而能自然運行日月，三無名相，自然長養萬物，而我不知其的實之名，謂上無復祖，唯道乃獨尊，故且強呼為道。故曰吾不知其名，強名曰道。言物在杳杳漠漠之際而不知名，降而顯之則有焉。名者道之用也。聖人用無名之樸治天下。文中子曰：用無跡之物而自化。《易》曰：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昔唐太宗治天下，臣服萬方，以無名之化，不用威刑，而斷死囚三百，天下無有犯於司獄；斗粟三文，道行千里，人不齋糧。此之

道盛矣，而用其無名也。故太上云：吾不知其名，強名曰道。人之修行，初無其名，修之而有，其真人名也。

夫道者，有清有濁，有動有靜。

道者，顯其大道也。老君言，吾不知大道之名，且權稱之道。雖無形質，雖無情性，雖無名相，而能潛通一炁。一炁之中，有清而有濁，有動而有靜。修真之士，要體其道。體要清而返濁，神要靜而返動。清濁動靜得所，可謂道矣。故曰有清有濁，有動有靜。文中子曰：時清則清，時濁則濁，時行則行。此之謂和光同塵，守清淨之道也。昔唐慶元中，有獵者孫壽，居於海濱，以畋獵為生。有日，於大澤之中，忽野火所燒草木，連天煙焰，草木焚盡。唯有一叢草木茂盛，獨不焚燼。孫壽疑而往之，乃見草木之中有道庵一所。孫壽推而入之，其裏面有一老叟，年可七旬，惟於案上展經一卷讀之。孫壽拜之而詢曰：先生讀者何也？老叟驚曰：何人至此？孫壽告曰：某乃一獵士，適來見炬火燒野皆盡，惟先生獨燎不延。先生曰：吾居此庵四百餘年，未常見水火之變也。壽曰：先生早來誦者何經？先生

曰：是《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真經》。壽曰：何者名為《清淨經》？居，吾語汝。夫清靜者，道也、德也。故吾之宅清淨者，吾之素也。清淨而柔和者，吾之守也。清淨應化而無窮者，吾之變也。清淨而澹泊者，吾之德也。吾能守此清淨，而變化無窮，又何懼火災？時清則清，則濁則濁，時動則動，時靜則靜。吾能行此道，

何懼火焉？孫壽聞道，乃棄弧矢而禮，授其經，悟其道，亦名於世。蓋大道者，有清則有濁，有動則有靜。

天清地濁，天動地靜；

言大道至無，潛通一炁之中，有清有濁。清炁凝而上昇，為天；濁炁流而下降，為地。故天為陽，陽好動；地為陰，陰好靜。動者，天之炁也；靜者，地之炁也。故曰天清地濁，天動地靜。文中子曰：天清而安，地濁而結。結者，可與立也。天動而變，地靜而寧。寧者，可與權也。此乃天清地濁，天動地靜。此經念者

還有驗乎？答曰：昔唐時有白仁哲，為朱陽縣尉，因差運米於遼東，忽逢大風起，四望昏黑而盡，波濤湧沸。仁哲乃惶怖不已。而忽於空中有人言曰：公念得《太上老君清淨真經》，何不速誦？仁哲急念三十餘遍，只見金光從口而出，不久，風息浪靜，同舟濟者三百餘人，皆見金光從口中出。仁哲歸家，拾其一任俸作黃籙大醮，設無遮大會，鏤板印施真經三千部。仁哲壽年一百一十九歲，坐亡。是故《清淨真經》之驗也。

男清女濁，男動女靜。

男者，陽也；女者，陰也。男陽清而主動，女陰濁而主靜。此二品大底言陰陽，而復濁，動而復靜，故云男清女濁。此者乃太上再分大道，以混元一炁而包裹天地，整躋陰陽，天主輕清則陽生，陽生則主動；地主重濁而陰生，陰生則主靜。如此陰陽，因動靜而交感，交感則元精降，元精降則萬物生。《易》曰：天地氤氲，萬物化淳。此之謂男清女濁，男動女靜。修真之士，若能運腎中真水為嬰兒，心中真火為姤女，使其真下降，真水上昇，此萬神長守而不散。萬神不散，長生久視，此之謂男清女濁、男動女靜。文中子曰：天陽地陰，謂之陰陽，交而生萬物，動靜相合，此之謂男清女濁，男動女靜。若看此經，而有驗乎？昔唐高宗時麟德中有竇德玄為官，奉勁使揚州，渡淮。船已離岸數十步，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。其德玄謂篙師曰：此人孤寒，與渡過。篙師撐船，卻至岸，令此人上船。渡之至中，見其人飢色，德玄令左右取其糧食與此人餐而飽矣。乃濟其岸，德玄上馬而去，其人緊逐之行數里餘。德玄怪而問曰：汝乃何往？答曰：予非人也，某乃鄧都之鬼使。今往揚州，追竇德玄。德玄聞說大驚。而下馬拜曰：某乃德玄。遂涕泣請計，何能解之。其鬼使曰：君能誦某經否？德玄曰：平生長誦《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》。鬼使曰：我怪有道氣，慈心惟甚，有愍恤之德。謝公船中賜食之恩，且放公一月，其限罪我，即耽之一月之內，可誦經萬卷，必有聖降。道罷，忽然不見。德玄忘食忘寢，專心而誦之。前後誦經三十日，其數已足，便回至家庭焚香再誦其經。彼使者復見於前，使者曰：公乃經數已足，其壽蓋終。前者感君之飯恩，陰府怪責我違限之愆，背上決我三十。遂袒下衣。德玄看之，背上果有青赤之痕。德玄於是就枕乃外，而絕其氣，惟其魂魄，遂使德玄回顧，其屍臥於榻上，魂乃隨使者出於北門。可行十餘里，見一大城。到城中，但見荊棘而已。又見一府衙公署甚嚴，門上牌曰：此乃酆都北府。其鬼使曰：我當先去，且等於門。候不多時，其使乃出。使曰：大帝因公降勅且喜言，次有紫袍官執質笏言謝。竇德玄到，乃迎德玄至衙，見有寶殿，有王者執寒玉珪，使者甚肅，香案上有紫泥詔一道。王乃接之。德玄便拜。勅上金光奕奕，而起拜畢。公為上士，年至數十。常誦《太上老君清靜經》，今為天官。酆都之獄，罪者各降一等，此陽間顯報之事，可延一紀之壽。令使者送歸。德玄拜王，王乃謝拜，令使送德玄至一寶殿。忽然而醒，德玄乃甦。開目起來，見家眷圍榻泣之。家眷曰：你今死三日。德玄云：有此聖事。遂拾其家，緣入景靈觀出家作道士，唯修清淨之教。後十二年，有紫雲從空而來。見碧衣童子引仙鶴一隻，降於庭前，而謂德玄曰：請上鶴背，跨而去。遂德玄躍鶴背上，冉冉而昇天。其異香一月不散。乃留詩一首云：人事紛紛百萬端，蠅名蝸利不堪看。爭如悟此清中靜，功滿昇為天上官。論曰：動靜相磨，陰陽相感，而萬物相生。悟此道者昇為天官。竇德

玄知之矣。

降本流末，而生萬物。

本者元炁。道生一，一者，元氣為本也。末者，萬物也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大道之本。此句太上再序清濁、動靜之理，言道生元炁，元炁降而本流，本流則萬物生，故為末。此為降本流末，而生萬物也。文中子曰：統元炁者天也，總元炁者地也。無形生養元炁，元炁無形，生養萬物。故曰降本流末而生萬物。元炁既降，流行為末。《易》曰，元炁降者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顯見矣。在天成象，為懸象，日月星辰也。在地成形，謂山川草木也。故曰降本流末而生萬物。莊子曰：至陽天也，至陰地也。而肅肅之炁，至於心火，乃水火既濟，而養萬神。故曰降本流末而生萬物。或曰：看此真經，還有驗乎？答曰：看此真經，須要救物度生。昔有唐時防州宋知玄，為青州司士參軍。參軍到彼，人言參軍之宅大凶，有鬼怪妖異，住者十死六七。知玄自來好道，而心正直，兼少年好誦《太上老君清靜真經》，深達其義，又能體而行之。遂不信：吾安居，何信此事乎。堅住其宅，乃修《呂真人詩》一首：金丹一粒定長生，須得真鉛鍊甲庚。火取南方赤鳳髓，水求北海黑龜精。鼎追四季中央土，藥遣三元八卦行。齋戒與功成九轉，少持清靜鬼神驚。知玄乃危坐，行其火輪罩體，紅光滿室，默念《清淨》之經。至二更已來，忽見一婦人披髮，而血污滿面，立于前。知玄曰：爾乃何人也？婦人曰：我是啣冤之鬼也。其人拜而哭曰：與妾為力。今日遇有道之士，而得訴事。妾本十年前，乃劉司士之妻也。夫奉命為使外國而不歸，其弟乃逼妾私通。推而不從，因此被殺。以氈裹其屍于堂西北角，溷廁之中，不勝穢積。人來多欲陳告，人人怯懼，無其道氣，見妾之形，心懼而死者多矣。公持此經，功德至大，仁慈。願為憫之。知玄曰：吾初官，新上任三日，當救汝。汝且滅。婦人遂滅。後三日滿，使人於溷廁掘之其尺，不及。知玄是夜依前危坐，焚香誦此經。未及二鼓，其婦人復現。知玄曰：我令人求汝之屍，未獲，何也？婦人曰：求之者，向北不及二尺，即妾屍也。明旦求之，以終其惠也。婦人乃滅。明旦使人于北求之，果獲舊氈一片，而裹白骨一副。知玄再為誦《清淨經》，以衣一襲，而選一吉地葬之。是夜，其婦潔衣淨面，而再拜燈下。知玄曰：汝身既為人殺之，何以不報？答曰：前人在江州為司錄之官，其人自小能誦《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》，數年冥司陳告，終取不得。知玄曰：我與告彼官，使彼官修齋作醮，書篆黃籙白簡，汝可生天。肯解此冤乎？婦人再拜曰：深相感也。道罷，其婦人遂滅。知玄來入假狀于官，因得其假。遂乃裹糧，便馬逕至江州，乃見劉司錄。既見，乃以其事告曰：汝為司錄，孰為此事？聞君唯持《太上老君清靜經》，是有道心也，而行此事。豈不明有官法處之，暗有鬼神洩之。

若不改過，冤業如何？劉司錄聞之，大驚曰：謝公遠來，蒙為紛解，安敢違命。乃整其家財，作黃籙大醮七日七夜，請道一百餘人，及印《清靜經》一萬本散施。是日午時，有一婦人，年可三十，牽一寶馬，駝經萬卷，乃曰：吾乘此經醮力，奉太上老君勅，使我入朱陵官煉其真神，當為南宮列仙。吾在世長年，宋參軍亦為列仙。道罷，冉冉昇空而去。知玄與劉司錄號為道友，求奉真教。知玄卻回防州，至家，有青鸞下于庭。知玄乃焚香，遂青鸞冉冉而亦南去。留下一詩云：來生清淨悟真經，拔罪扶危出罪刑。今日乘斯功德力，朱陵官裏煉神形。

論曰：修真之士，乘斯功德，體道行功；識降本流末之義，知萬物化生之因；扶危拔困，救厄解冤。有此清淨，行此慈悲，豈不為南宮列仙也。南宮列仙之位，宋知玄得之。此者能悟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也。

清者濁之源，動者靜之基#1。

清者，一炁也；濁者，萬物也。動者，神也；靜者，形也。太上言道以一氣為萬物之祖，祖為源也。人神以一形為舍，故合為基本也。形不得神不能動，神不得形不能存。神為主人，形為舍基此二句大底言道炁為萬物之本，分其清靜。清者元氣，濁者萬物之形也。人能以神動保固其形，故為萬物之基源。故云清者濁之源，動者靜之基。白雲翁曰：不濁無以見其清，不清無以見其濁。無一炁而不能生萬物，無萬物不能分一氣。故曰清者濁之源，動者靜之基。文中子曰：至清則見濁，此清者濁之源；至動則思靜，此動者靜之基也。修真之士，以一氣養神，故清；以五味養腹，故濁。則神要動而順，形以靜而安形，此乃清濁動靜之道也。此經還有驗也。答曰：昔唐人袁通，天水人。自幼年好道，專誦《太上老君清靜經》，日誦七七遍。年至二十，被祿山驅為軍戰，忽失陣而敗。袁通乃走，不知來路，遂於山叢之間不得食，其困不能興，唯誦此《清淨經》，無力可誦以待死。忽有一碧衣童子，持一盂飯來與食之。袁通食之，其香味不可名狀。食其滿足矣，其童子曰：真人以清氣養其清腹，凡人以外物養其濁腹；真人以氣運神而安其靜，凡人以亂神敗精而樂其形。汝自幼好道而能堅，至念《太上老君清靜之經》，已有道果，太上而使贈也，從茲以充餐，用神為道，更不食矣。乃今黑簿落名，朱陵排號，清淨之道更不虛矣。道罷，忽然不見。袁通從此不食，乃得六通之慧。至於宋哲宗之朝猶在。唐玄宗時事，五百年間，面若三十歲許。常遊洛汭之間，唯只念《清淨》之經，人不見其飲食。人呼之清淨先生。若人有患，不唯遠近之疾，以手摩娑，人皆無有不者。後又被人呼摸著效。後至汴京門外，高聲曰：你待亂，我不亂；你待濁，我不濁。你東西，安能活？從得道，五百年，斬卻邪魔神快樂。乘雲駕鶴背，朝玉帝天官，永住逍遙閣。道畢，自有仙鶴從天而飛下。先生急上

鶴背，冉冉乘雲而去。人皆俯仰而瞻之。從空墜下紙一張，其上寫曰：清淨道生。道生數十律。論曰：大道者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雖不知不見，修之者實有道焉。太上曰：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故道降而為元氣，清而為濁之源；動而為靜之基。一清一濁，而通大道。故袁通能至誠，悟《太上清靜經》，終為上昇而列仙。宜乎哉。

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。

天地者，乃大道之子孫也；人物者，大道之苗裔也。太上言人能稟大道一之祖氣，使身心之虛靈，神氣之清靜，如此能體其大道也，與天地合德。故天地自然而從順，悉皆歸依也。故曰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。行清靜之教者。

《易》云：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言。修真之士亦要清靜無為，體大道真常之教，窮萬物之性，能知鬼神。是以天地相似，所為所作，故不違於天地，悉皆歸順矣。故曰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。文中子曰：能清靜者，與太極同德，與天地同鄰，與神道並行。能為此者，天地盡皆歸也。如此者，有驗乎？答曰：昔唐慶曆中有韓侍郎坐運州，有女年二十六歲，適左司員外郎王珪。珪乃上官，其妻韓氏有妊娠，在父母家。至日早離夜至三鼓已來，於西北角有其聲。左右侍婢皆睡，唯小娘子韓氏不睡，見一將軍披戎衣，執金釵，乃曰：吾晉朝韋將軍，於此居數百年，爾敢於此處作產居，血腥之氣觸吾。若三日不移，殺汝。其記之。韓氏曰：願移之。遂滅。達旦，令侍婢報知韓侍郎。侍郎曰：婦人真氣虛弱，乃胡見之。安有此乎？不肯移之，唯添侍婢相伴。又至三更已來，其將軍復現，侍婢皆見之，驚而走。其將軍乃叱之曰：吾道與汝，何不移之？來日不移，又殺汝矣。韓氏曰：告將軍息怒，來日又移。其將軍不見。達旦，侍婢乃以小娘子之言哀告韓君，韓君曰：產婦未滿七日，安敢移動？婦人血氣虛而胡見亂言。答曰：侍婢亦見。韓君曰：婦人之輩皆信邪。堅不從之。至夜，其韋將軍又現曰：吾三次語汝，汝、終不肯移其宅。將軍見不移，怒從心起，以其釵于韓氏心上，其一釵，韓氏只叫一聲，遂殞。其父執一劍而徑至。其父哀慟不已，父母甚慈，泣之，以飛書報其夫。夫聞之，大慟，而不顧差使，而歸至寺莊鎮西十里，見一婦人遙遠而來，其近，乃認是妻也。王珪忽然下馬問妻曰：何由到此也？其從皆見。妻曰：妾為晉朝韋將軍所殺也。今日此屈無由申訴。爾為大丈夫，不能避一妻子乎？遂哭。珪乃大慟，欲近前行。妻曰：人鬼異路，不可近妾。我聞此鎮有田先生，自小念《太上老君清靜經》，行此之清靜無為者也。此能剪滅鬼神，有通天之德。故曰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。斯其以報妾之冤。其先生在此鎮。珪謁先生，具以前事實告，先生然：吾為汝上禱玄穹，下達后土，救汝之妻。遂引王珪至於別室中。田先生一鼓已來，披朝服，執玉珪，把香一爐，合目跪之，點燈七盞，念呪啟禱。忽然室中有

一天丁力士曰：奉天之勅，入于幽府。會其力士放下勅，忽然不見。先生曰：我今奉天帝之勅，與汝同往地府，令捉韋將軍。先生取淨蓆一領，使王珪辟於蓆上，迷而不省。先生於傍坐出神，引王珪神，二神相引出門。乃行數里，見一大城。天色昏暗，左右鐵衣兵吏皆執戈戟，見先生，盡皆倒戈唱偈。既入其門有朱衣史急通報，又數十人皆見先生，亦然仰啟，只聞言：田真人至。俄頃有綠衣童子，皆執旌節，迎一人，衣龍袞服，戴遠游冠，執寒玉珪，導之曰：乃酆都大帝。見田真人，相揖動問畢，使真人前行，讓禮如几世。鬼使問王珪曰：爾乃何人也？珪曰：我乃田真人從侍也。鬼使更不問。既上其殿，真人與帝對坐，先生展勁現帝視之，王珪等一齊賀勅。王珪階下立不多時，碧衣童子傳曰：遊奕將速於陰司，捉取晉朝陰鬼韋將軍去。有一人黃金鎖子甲，手執大劍，應偈，俄頃問報曰：捉到陰鬼韋將軍。王曰：擒來。見數人申衣兵史，傳一人頭至階前曰：汝數年陰鬼。汝在世之時，殺害生靈太多，更害平人。韋將軍曰：某數次禱他不肯移之，某一時之怒殺之。念某晉朝勳官。帝曰：陰鬼尚敢殺害生靈，何言汝有功勳？可次鐵杖三百，配北陰山千年而放。左右掙縛付地，背上夾鐵杖三百，號叫之聲，不能忍之。決畢，有一吏曰：奉勅押至陰山。王問韓氏遊處。左右曰：如何在此，押過來于束廊下，乃韓氏，軟拜於王，王問左右：如何？左右曰：其舍以壞，可令借身托生。判官乃檢簿，韓氏合壽六十六歲。更有四十年壽。即日青州王官人女壽娘，合年二十六歲命終，可令韓氏投屍於壽娘還魂，遂准奉行。王請先生離，王珪亦隨之未〔離〕，忽然而覺。先生曰：官人將談此是祕。王珪重重拜之〔問〕，先生曰：何直遊至此也？先生曰：我能持誦《太上老君清靜真經》，能依此行之，所以與天地合其德。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。爾到家，速於青州王官人家認取汝妻。王珪辭先生而去。在路速到運州，其妻韓氏已殯矣。逕往青州王官人家，認其妻子。王官人女壽娘死經三日，再活，卻言：我是韓侍郎女，現今我父為運州知州。說其所以，未罷，王珪至入王官人宅，見壽娘，便言：王郎來也。其聲音全不似壽娘往日聲音也。王珪曰：壽娘只是韓氏聲音也。具說其辭因，王官人乃入運州，見其父母，與向日女之音無異。二人猛悟大道，而盡其家財，雕造印經十萬餘卷，散施四方，作羅天大醮而謝天地。畢，其王珪與妻再往寺莊鎮拜謝田先生。到彼謝畢，先生曰：汝可與妻同修。王珪依言，休官不任。王珪掛冠裳，作道士，居長安福德觀；韓氏作女冠，居玉京觀，各壽一百二十歲而損。論曰：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清淨無為。田先生遵太上之經，行天之法，上感穹蒼，下通后土，使天降勸北帝評冤，可謂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。

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，人心好靜而欲牽之。

夫人之生也，本乃神清心靜，及其長也，為情欲所牽如此者，欲生也。故欲字從谷、從欠，谷者無漏之稱，欠者不足之號。神有所愛為之情，心有所欲為之貪。亢倉子曰：水性本清而不得清，為土渾之；人性本靜而不得靜，為事汨之。汨者，亂也。太上言此二品，夫人神本好清靜而不得清靜者，為心不能體清靜之道，心有愛戀之情，故擾亂之，心不能得清靜矣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。心元本好清靜，而所以不得清靜者，為心中有好欲之貪而牽引之。故曰人心好靜而欲牽之。文中子曰：靡者常樂無求，貪者常憂不足。靡者常樂無求則神好清，心好靜；貪者常憂則不足，心擾之，欲牽之。白雲翁曰：欲者，貪愛之源，奢淫之本。若人能稟此清淨之道，神必清，神清則心不能擾之，心靜則欲不能牽之。或曰：看此經者還得神磨而心不擾，還得心靜而欲不牽，有驗乎？答曰：昔唐懿宗皇帝有女號曰同昌公主，娶韋駙馬。公主欲其官嫌不自在，帝乃賜一宅，奇過王官，金樓玉閣，賜內庫錢五百萬貫。公主心中不足，重奏曰：無寶貨也。皇帝罄內庫之寶以實其宅，至于房櫳戶牖，無不差珍異寶飾之。又以金銀為欄藥臼、食櫝、水槽、金鐺、金盆瓮，以銀絲為笊籬箕筐，以水晶、瑠璃、玳瑁為床榻，以金龜銀鷺。又琢五色為合盤，百寶為圖案。公主尚起欲心，又奏無米麥。皇帝開內庫，將到金麥銀米五十斛賜與公主。又奏曰：堂內無坐室幃幕。於是帝又賜公主連珍帳幔，綴珍珠為邊。又賜與公主寒溫藥一把，冬懸即暖，夏懸即涼。又賜公主九鸞寶釵一隻，每戴之頭上，有九色霞光。公主每出，乘之七寶車駕，四面綴五色玉，香囊貯辟寒香、辟邪香、辟塵香，皆別國之貢也。其筆上以雜寶龍腦，金屑刻鏤，水晶碼瑙等盤為龍鳳瑞，四面纓絡、珍珠裝綴於筆上，周圍之頂用碧玉蓮花，上綴金珍一顆，珠上霞光高三尺，四面用金絲掛玉流蘇，其中自然有天樂之音聲。每一出遊，香風滿路，馥郁芬芳，奇香半載不息，珠光燦爛，熒熒照耀。往往看之者唯見其目，不見其端。公主富貴甚

極，尚有不足之心，意想皆不及蓬萊之境，因此而病。公主居於大內，自小常念《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》甚謹。公主召醫官至，乃米宗為治之。至晚，與香臘燭二寸，使米宗歸之。其香氣酷烈異常，而散於四鄰。或有人登門而問之，米宗以實言之，是其燭香也。燭長二寸，被五色文，卷之而熱，至於天明，不盡香氣，三二百步聞之。其煙上結成華蓋樓臺之狀，仙花朵朵而奇異也。公主疾甚重，令左右取《太上老君清靜經》，於碧玉匣中取寶香名為通天之香，焚之，念此真經。未及一七遍，有朱衣使二人曰：府君請。公主曰：我乃帝王之女，安能坐邀我？令左右執之，左右弗應。其使曰：乃陰府之事，何管帝女。二使以手拽之起，公主叫左右，左右無救，被二使持馱擁而行。似出長安北門，行數里，公主害腳痛，不能行。一使曰：我取馬一疋。須臾牽馬，引

白馬一疋。陰暗之中行百餘里，前到一大城中，亦有人煙。公主曰：我乃飢也。史曰：此中食皆焦竟爛心，不可聞見之。須臾，風吹復初如故。公主掩目不敢睹之。又見數十男女，脫衣露體以火燒鐵錐通紅絡其身，流血滿地，皆成血泥。公主問吏曰：此人何罪，受其苦痛？吏曰：此人於陽間乃奢侈之罪也。公主驚曰：我還如何？吏曰：亦復如是。須臾之問，有鬼吏，頭生兩角，手提鐵槌曰：公主脫衣。公主曰：我乃帝王之女也。鬼曰：此問不管帝王女，脫衣。公主知不得已，而乃脫其冠服，默念《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》一卷。其鬼吏曰：疾脫衣。公主念經，又脫一件。其鬼吏遂以手攬其衣。公主身如熱油沃心而痛，又急念之，至三毒消滅之處，忽然見金光一道，其鬼吏盡皆乘空而禮拜，見一真人乘紫雲而下，乃太極真人也。太清官中聞念《混元老君常清靜經》。自念經一卷，已達三清之境，太上老君使吾下降幽獄，赦宥罪人。公主至心禮拜真人。公主曰：是弟子念經來，是當今懿宗皇帝女也。真人曰：犯何罪而至此？其鬼吏曰：犯貪欲之罪。須臾，眾鬼吏曰：乃酆都大帝。皆禮太極真人也。其太極真人身放光明，照耀幽獄。真人謂其帝女曰：不可有欲，罪莫大於欲。欲者，淫亂之本也。罪莫大於貪。貪者，僭妬之源也。謂重也。小則滅身，大則亡家。世間不悟道者，不達清淨之理，不知恬淡之機，唯知醴餽以充其口，富貴以榮其身，而顧其甘口之食，是傷命之斧，富貴奢華，惹怨之機。既有其怨，豈不入地獄，而何不虛無清淨、慈惠忠信、孝敬和順、謹儉柔弱、清潔則與道同也。無顧奢華守寂淡。奢華者，地獄之因；謹儉者，天堂之本。真人謂公主曰：吾救汝，陽間能改奢華之欲否？公主再拜曰：能改。真人曰：吾有五戒十善、六齋三會、五臘五忌，汝能行之？公主曰：能行。真人曰：能持則為天官，不能持則為下鬼。真人曰：五戒者，一不殺生，二不嗜慾，三不口是心非，四不盜物，五不淫亂。十善者，一孝養父母，二忠奉君師，三忘心萬物，四忍怒防非，五止爭解惡，六損己救窮，七生養濟人，八道邊義井植樹，九為人興利除害，十讚三寶經，為人解說，常生善念。凡人常行此五戒十善，別有天人善神衛護，永免災殃，長臻福祐，唯在堅誠。而公主曰：何名六齋？每月初一日、初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二十九日。公主曰：何名十齋？每月初一日、初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三日、二十四日、二十八日、二十九日、三十日，此十日乃十方救苦天尊救度地獄三塗五苦應諸等眾罪魂。公主曰：何名三會？真人曰：正月七日遷舉上會，七月七日慶生中會，十月五日建生下會。公主曰：何名五臘？真人曰：正月一日天臘，五月五日地臘，七月七日道德臘，十月五日民歲臘，十二月王侯臘。公主曰：何名五忌？真人曰：一忌甲子太一真君錄人罪犯，二忌庚申三尸言人罪犯，三忌本命星官計人功行，四忌八節八神計人善惡，五忌三元天地水三官錄人罪福。太極真人曰

：遇逢此日，可設醮修齋，持經供養，以析求景祐。公主再拜禮真人曰：一一遵依道旨。真人乃放光明，照其幽獄皆得生天矣。勁使碧衣童子，引公主速歸。真人乃昇天而去化。北陰酆都大帝、一切鬼神皆大歡喜。其碧衣童子引公主至一金門已，推而入，其公主忽然驚覺。公主身在碧牙床上，蓋其錦被。公主開目視之，見駙馬、官人在側，乃圍而泣之。公主擁被而坐。宮人曰：公主睡多時，不敢驚動。公主曰：富貴乃若石中燧火，榮華如水上浮湛，時光有若南柯一夢。其病頓愈。公主乃入宮內奏帝，所有珍寶盡數還納於內庫，乞身歸道。帝曰：何也？公主具說陰府之事，一一奏帝。帝乃歡喜，依公主所奏，以崇仙坊金仙觀改為玉真觀。公主自入觀之後，而不出觀門，雖有貴戚、駙馬親等，公主令人監門，並不能得見公主，每日唯念《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》，不曾惰慢。至三年後，復見真人於紅光之中，乃謂公主曰：上昇至近，證為天仙，火急修為功果。道罷，不見。公主乃建黃籙大醮。至上元十五夜，鸞鶴自天而降，月華如晝，香風馥郁。其鶴至於庭前，公主乘鸞背，冉冉登空而去。遺留下《唐多令詞》一闕云：性命兩如何，奢華勿太過。守貞康謹儉安和，以己方人無橫禍。歎緣分，少貴多，也囉。擊破是非窩，敲開名利鎖。澄心取性且蹉跎，暗想高低哀與樂。猛省悟，若南柯，也囉。人皆具說。人人皆寫其詞，京師乃為供養。此者同昌公主悟此《清靜真經》乃為驗乎。故曰，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，人心好淨而欲牽之。

論曰：能守清淨者，食欲不能移，險阻不能危；不以祿位惑其志，不以貧賤改其心，不以毀譽度其色，不以榮華亂其神。同昌入夢酆都，感太極真人說戒，能受之，猛捨富貴而甘其寂淡，三戒行周備，可為仙人也。

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，澄其心而神自清。

欲者，流浪之相；澄者，定水之相。此二句是太上再言去愛捨欲之心。若能去愛，不生情慾，而不起貪心，則神自靜而心自清也。若能流浪之愛想而心息，又若更能澄心如水定之相，則皎潔不動；皎潔不動則神自然清靜。故云常能遣其欲，而心自靜，澄其心而神自清。文中子曰：捨其所爭不爭，乃遣其欲而心自靜。萬物所棄則無貪，無貪則心自澄矣。能澄心者，其神自清。如此者，亦修真之士不亦悟清靜之道也。白雲翁云：君子以清靜洗其心，小人以責愛移其心。是以聖人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，澄其心而神自清。劉子曰：神者，心之主，是故神靜而心和，心和而形全；神亂而心蕩，心蕩則傷其形。先理其神。故以聖人以恬和養其神，和者，去嗜欲也。如此則以和養其神則安於內，清思棲心則不誘於外，神和心清，形無累矣。無累者，則因遣欲者也。故云遣其欲。問曰：自古人能遣其欲？答曰：有之。昔有南史時宋帝朝，有宰相元田夫有貪欲之心。國朝有事，不唯大小，須要財帛而後行其事。偶因街下二人，因

醉而爭淫濫之事，而殺死一人。田夫語於殺人者：汝能出絹千疋，可令汝活。其人出絹八百疋。田夫曰：未能可免。被殺之家聞之某，願出絹一千疋，可使此人償命。殺人者怕死，出絹一千二百疋，被殺之家無絹可酬，乃斷判醉而有慢，可次六十而放之。百姓無處告論，民受其屈者多矣。徵斂無度，家中修樓閣庭臺，用其金碧千有餘間，制過王宅；美女盈庭，皆國色者；每一食，可費用錢百貫。朝歡暮樂，又好黃白之術，多取其利。忽有道人立於門前曰：能黃白之術。田夫聞之，急令人召至宅。田夫見之，降階而揖之，問曰：有何術教予？先生曰：願求一醉。田夫曰：不見其術，先要我酒飲得，非欲乎。先生曰：想君回生作死，回死作生，率斂無度，屋宇千間，金玉滿庫，美女千人，淫欲至甚。又求黃白之術。汝孰欲過乎，而謂我欲也。田夫被先生責之，而怒曰：爾乃何處野人？焉放觸我。令左右執之。忽然不見。乃遺《點絳脣》詞一闕云：富貴榮華，高官一品功勳大。由自貪愛，待鐵打亭堂蓋。家計方成，隄備閻王怪。如何奈？怎生得解，難免諸人債。田夫見而悶悶不樂，歸小閣中。忽於睡夢，見一塊黃金，田夫喜而自取，身墮地下，冥冥而去。忽見甚明，田夫覷時，睹數百人戴其桎梏，或拚或昂，以大石壓身者。又見一牌上寫貪愛之獄。忽見一白衣人披髮而言曰：相公來何晚矣？等候相公多時。相公曰：爾乃何人也？其人曰：我乃被殺之人也。相公受絹一千二百疋，不令償命。只要相公還我命。以悞殺數百餘人，叫相公將我金來，並珍寶等。田夫驚而走之，眾人拽住，為索其債。又數人抬一巨石，長三丈，厚五尺，但壓相公。然後左右拽倒相公，欲抬其石壓之。或有一人喝住：且休壓相公，其人壽數未盡，更有六年之壽。相公覷時，乃是獻黃白之術者。遂引田夫於獄中坐一大石。先生曰：吾太白星君也。相公官居一品，不積德行，唯有心責意欲，是禍之本也。相公曰：今日深謝先生相救，粉骨難忘。先生曰：相公自來曾念甚經？答曰：曾念《太上老君清靜真經》。先生曰：怪然有道氣也。是經云力能過吾也。相公何不聞經內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，澄其心而神自清？相公曰：居，吾語汝。夫耳目誘於聲色，鼻口之於香味，肌體之於安適，皆出於欲也。此欲若不遣之，則精神馳駭而不守，志氣糜散則耗五臟陷而不能安。嗜欲連綿於心腑，蔓衍於荒淫之浪，留連於是非之境。如此者，而不以財德倡生，蓋以寡矣。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，靜耳而不聽，閉口而不言，棄心而忘害，貴身而賤物。故尊勢而忘動，樂道而忘貪，故厚利而不能容身而處，適情而遊。一炁浩浩，蓋首於故養形而性自全，心不勞而道自至。先生曰：相公旦夕宜千萬省之。田夫辭先生。而有喚元相公，相公覷時，乃被殺人趕來，相公乃蹶倒及地。忽然驚覺，冷汗流體，心怖而不已。是時田夫猛省曰：財者禍之源，貪者罪之本也。遂已解印休官，出寶庫之財賑濟貧窮，深閨之妓使嫁良人，施其宅舍盡作官觀

，身脫羅衣而穿布素，口養糲食，頓喫淡飯，每日唯念《太上老君清靜真經》。遵而行之十年之期，忽見本來夢見者先生。田夫見而禮之。先生曰：進道數年，甚有勞乎？今已釋冤債，但無可以昇於仙路。真遣慾忘貪之人，乃澄心養神之侶。今已朱陵掛號，碧落標名。還與神丹一粒，可吞之。先生曰：已不食矣。故《仙經內傳》云：飲食不止身不輕，聲色不止神不清，思慮不止心不寧，心不寧而神不靈，神不靈，功不成。其要道也，不在瞻星禮斗，苦己勞形，唯在方寸，湛然無所。神仙之道，永保長生。故道者，即修心者也。老君曰：道以心得，心以道明。心明則道降，道降者神明則在身也。如油火在扈，明從火起，火因油在；灶因油潤，油藉扈停。四者若廢，明何在焉？亦如明緣神照，神托心安，如形有心，道全一物，不足何依焉？所以為之神明。神明者，目見、耳聞，意知心覺，分明物理，玄微悉析。此為神明，切宜記之。朱陵官相候。忽然不見。田夫乃依龍虎相交，陰陽間隔，五行離合，水火既濟而修之，乃築環牆而修之，鍊更三年，通前一紀之數。至重陽日，田夫乘空而去之。後人推牆開門，看之而不見田夫，唯見《清經》一部，案上花牋一幅詞，《寄唐多令》云：性命兩如何？根元牢閉鎖。守陽魂、陰魄盡消磨，運火周天烹大藥。向海底、看紅波。也囉。貴賤片時過，榮華一擲梭。待三千、功滿行成，合驂鸞鳳遊碧落。朝玉帝、應仙科。也囉。

論曰：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；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。自先生有元田夫，遣其欲而心自靜，澄其心而神自清，心靜神清而自至，此之謂道。至若無修之實有，今已身超碧落而拜玉帝，可謂得道矣。

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滅。

六欲者，六賊也。何名六賊？六賊者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三毒者，三尸。何名三尸？三尸者，上尸彭琚，管人之上丹田，使人好華飾之毒；中尸彭質，主人之中丹田，使人好貪欲、嗜滋味之毒；下尸彭矯，主人之下丹田，好淫欲疾妬之毒。上句言人稟道，常能遣流浪之相，而心自靜，澄其心，如水定之相，神自清也。太上言，若人能心靜神清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尸不為，三毒乃消滅。故云六欲不生，三毒消滅。文中子曰：君子之學則進於道，進於道者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滅。小人之學則進於利，進於利者，則六欲乃生，三毒不滅。《易》曰：君子以恐懼修省。故六欲不生，三毒不起，則自消也。何人能六欲不生，更得三毒消滅？答曰：有之。昔唐貞觀年間，有一人名沈會，因有欲心，取受民財，事發配於竹蘭。日夕常念《太上老君清靜經》，罷面望泰山而禮拜，言曰：惟願得還鄉里。有東嶽泰山府君之子，乃炳靈公也，因遊西嶽赴會，回見沈會念《清靜經》，靈公乃於虛空之中言曰：其人不可得也。回東嶽語於府君，府君曰：善哉，令使取沈會於偏閣之中，坐時，天

色正午。見朱衣吏曰：府君召汝足下。沈會曰：那府君？吏曰：乃東嶽府君。沈會大驚，急取章服，與史同行，至於城外。其吏曰：即今腳下，至泰山三千餘里。沈會曰：何能得到？其史曰：此間借一疋馬。沈會只於樹下等候，其吏入於廟中，須臾牽一疋青馬至，但小如驢。吏曰：乘馬可緊合目。沈會上馬，合目，急如猛風。史曰：開目。乃見一城，遂入其城。近城只多荊棘。又至一府衙，左右皆鐵衣衛護。其吏乃牽住下馬，引沈會入于府衙。兵史乃問曰：何人也？奉府君勅，故取之入於第三重門。史曰：官人但於此候，容某先入報之。吏既入去，不多時，有一通引官出曰：府君召沈會官人來。沈會急隨而入之，乃至於一寶殿，四面皆珠簾絳幕，榜其殿曰朝曦之殿。其吏止沈會於殿下，左右皆金甲鬼兵侍衛。有二碧衣童子乃軸其簾，見一人正坐，戴遠遊冠，衣青色盤龍袞服，手執寒玉珪。傍立一人，是金蛾帽子，茜紅，繫藍靛玉帶，年可三十許。令碧衣童子請沈會上殿。沈會上其殿，戰戰兢兢，步不能移。碧衣童子策上殿，沈會拜之。府君約拜，令左右取榻賜坐。府君曰：凡人為惡，不為人誅，必為鬼戮之。汝昨有至欲之罪，而得此報，故有責配之報。汝能念《太上老君清靜經》，一年之間，誦之萬卷之餘，其德甚重，至能拜禮於吾，奉天帝之勸，不令汝入於輪迴之路。汝念此經而能誦之，若通其義，依而行之，乃與人講論。若化一人歸道，其功以加焉，不為上仙而為神仙，不為神仙而為地仙，不為地仙而為鬼仙，安能入生死之路？語畢，有一鬼官著緋衣，乃鋪文字於案上，而指之曰：有慕仁軌執質笏殿下，乃沈會之姑夫也。沈會回面而不敢顧。王曰：汝既為官，任東海郡牧，而不能清白治化於民，卻生貪欲之心，殺平人阿趙。其慕仁軌曰：不敢。王喚取被殺阿趙來。遂於東廊下喚過阿趙，身著白衣，披髮，年約三十。阿趙曰：有阿婆年七十有餘，因老病而死，有小姑欲奪其家財而妬謀新婦。婆有郡主慕仁軌於小姑處，得金百兩，以憑小姑所告而受其情，便將新婦斷處死。有此冤屈，望府君裁斷。其仁軌諱之曰：是此婦人實殺阿婆。王令左右將過業鏡照之，仁軌實受其金，枉斷阿趙。仁軌難諱。王曰：過莫大於欲，禍莫大於貪，罪莫大於殺人。汝三愆俱占，安可赦乎？令左右將來。見二鬼扶一鐵床放在殿前，令仁軌脫衣。未脫之間，其鬼以挑其腮，其腮火著，已燒半面，其身自脫，乃扶於鐵床之上，以鐵釘釘其身，有火焰於床下自著，苦毒之聲不可見聞。卧移時方罷，已見其體燒作焦灰。須臾，又有一鬼吏手執一扇，乃曰：慕仁軌。乃扇一扇，其體復故。以鐵枷枷之。沈會乃越席而起曰：此人乃某之姑夫也。還能救之。王曰：冤枉爭奪，損人性命，何由赦之？炳靈公曰：除此婦人肯罷則休，除陽間作大功德，析萬聖，禱千真，除太上老君有此飛詔，先令含冤者上登雲路，即證天界，方可免。沈會曰：臣使慕仁軌改過前非，除其六欲，不生三毒，啟建太上羅天大醮、天

尊赦罪之科。趙氏生天，而免仁軌苦乎？王曰：如此者可。仁軌數未盡，更有五年壽。唯攝二魂歸陰府受罪，一魂在陽間守其形。形體亦有惡瘡，疼痛不已。受五年數足而死矣。今歸地府受罪畢，然後為猪、為羊，或為人道，遭其刑法而處死。沈會聞之，速念《清靜》之經，府君恐震地獄，乃曰：汝且可歸，無生貪欲之心，莫起三毒之意。謝禮念非有天恩赦之。汝歸鄉，即於仁軌處勸少生貪欲之心，乃可也。一吏曰：送歸沈會。沈會下殿，拜別府君而退。吏曰：緊隨我後而回。乃過一河。過其河，大作一聲。沈會大驚而覺之，冷汗流體，見家中人圍之，而皆哭泣。沈會舉身而起，家中人語曰：你今死三日，唯心頭微熱，遊氣不斷。沈會乃抬身瞻仰曰：有如此陰靈乎。謂眾曰：勿得起貪欲之心。依前謹念真經，後三日果有皇恩，大赦天下死刑、徒配邊流，得免其罪，普得還鄉。是時沈會乃去東海郡，有姑夫慕仁軌果然卧疾，乃三月，遍身瘡癩，濃血滿床，疼痛不忍。時仁軌見沈會，大喜曰：我一月前夢見汝救我。乃說地府之事，一一合同，遂乃省其過，乃作黃籙大醮，命羽流三七員，而造《太上清靜經》一萬卷，散施十方道友。又結清靜之會。功德既畢，其日午時齋罷，於空中有婦人來謝曰：感君大醮功德之力，妾已生天，上昇雲路。乃留詩一首云：幾年冤業不曾伸，今日蒙君設醮筵。六欲三毒俱盡滅，卻承功德上青天。沈會望天而禮謝。未半月，慕仁軌瘡疾盡安，形體如故。沈會以《滿庭芳》詞勸之云：六欲難消，三毒不滅，食求狡行忙忙。一朝數盡，誰肯替無常？富貴堆金積玉，臨行後、一物難將。傷心處，從前惡業，自家當思量。何計，免鄴都罪責，無由商量。恰如冬瓜，秋後著霜。奉勸吾人猛省悟，清靜快樂之鄉。功成就、朱陵宮裏，澄淨鍊真陽。仁軌聞之，陰靈如此之驗，豈忍不避乎。乃留詩一首云：思量伶俐不如慙，六欲三毒莫強添。探得百花成蜜後，不知辛苦為誰甜？沈會云：流年如電掣，爭忍不修行？遂乃屈指而大哭泣。二人便乃棄家計，休官解印，同往天台山，折諸茅草，蓋庵而坐，日誦《太上老君清靜經》三百遍，修行年至九十餘，皆得道矣。

論曰：情慾之至，如水火也。煙生於火，水出於冰，煙微而火盛，冰浮而水通。真人云：人以欲愛養身，養者如愚人養魚鳥也，見天之寒，魚則以湯之中，鳥於火林之上，水火所以養魚鳥也，養之失理。必至於聲色所以悅人，悅之過理，還以害生。沈會、仁軌二人以愛欲在身，一為配者，一為死徒，乃猛悟，休官入山修行，行清靜之教。拾惡從善以得道，豈無驗乎？

所以不能者，為心未澄、欲未遣也。

太上再復上句之義也。言人欲所以不能遣者，為心未澄，欲不能遣也。文中子曰：言不忠節謹密，是未能澄心遣欲之人也。故云所以不能者，為心未澄、欲未遣也。白雲翁曰：人不能澄心遣欲者，是漂浪愛河、流吹慾海之人也。

或曰：何人不能澄心遣欲而生妄想乎？昔有唐時劉懷珍，字道玉。太平二年，以功勳除授河間樂陵太守。至郡貪圖賄路，徵索不已，有錢三二百萬，不生慈愍，常取索民錢物，不曾正決一件事。士民嗟怨：家貧家貧，取髓抽筋，寧逢南山白額虎，切莫撞著劉懷珍。其受如此苦。乃移鎮中山府，其民甚憂。有其妻乃謂懷珍曰：今日錢物，富貴稍足。官居一品，而作方面之侯。年可數旬，不修來世之福德。懷珍曰：此時如何？妻曰：我聞著紅騎馬累世修來，若今世不修，殃墮往世；若今世能修，後世必主富貴。懷珍曰：然。妻曰：我粧閣之中寶貨約賣百萬貫餘錢，不如休動民財，而修其寺觀，招二三十僧道時復齋供，一乃自家作福，二乃獲後世富貴之緣，三乃國家知道，是為善之事，四乃不傷其民而得美善之名。此乃全身足世之果也。懷珍大喜，於是盡將夫人櫃中錢約百萬，而選日施工，聚料買地三十餘畝，前後下手，修之二年而成就。又建一座寶殿，三門經閣，法堂聖像，一切俱全。懷珍與夫人逐日燒香求福，二年之間，諸事乃畢。又買常住地五頃為常住，所用約費錢百萬餘貫。然而如此不動民錢一毫，而暗刷民肌膚膏脂，只是不能澄心遣欲。有日懷珍與妻曰：我今修起一座福地寶殿等，不動民財，而不知後世果因。夫人曰：此陰中之事怎得知？懷珍每日心常不滿曰：作如此功德，又如此虔心禮求靈報，何神明全無靈驗。一日午睡，夢見有一道人直入其屋，亦無禮貌，謂懷珍曰：相公責而且欲，所修殿堂等，雖曰自己錢物，然平日刻取民之脂膏，豈有福乎？今世為官一品，又望後世福田，其貪欲之心不止，福乃為中山府南門張小婆婦得之。懷珍問曰：彼人何以得之？道人曰：此人賤時糶物，於貴時只依原價糶與人，不增價；別又常念《太上老君清靜經》，扶危救困，惜物護生，其功勝彼修寺觀之功。道人言畢，遂不見。懷珍不樂，遂使急腳子吹此張小公婆婦二人，問其因，與道人所說同。懷珍有悟，遂解印休官，於密室修清靜之道，澄心遣欲，與夫人對其寂淡而雙修，及延道侶而講談《莊》《老》。壽一百二十九歲而終。

論曰：道之大也，唯心感之。若不澄心遣欲，何以得之？劉懷珍取民財而修寺觀，望消業而求福緣，不亦難乎？若放心於無有之鄉，養神於逍遙之境，乃其悟也。澄心遣欲，散金玉以濟貧，以獲延年而正寢，豈不賢哉？宜為真人矣。

能遣之者，

言能遣六欲、三毒者，可以觀三元之妙道也。其三元，在下文說之。

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；外觀其形，形無其形；遠觀其物，物無其物。

物無其物者，心澄而欲自滅。欲既俱喪而自亡，如此者，可以觀大道三元之相也。何名三元？答曰：一元者，內觀心識如虛無之境界，見一切無心。既

無其心，六欲之賊何由生，三毒之尸自然滅也。故言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，心無其心者，外觀其形，形無其形者，相不滯於形相者，漸入無為之境，不能誘動其心形，六欲何能而生，三毒自然消滅。故云遠觀其物，物無其物。白雲翁曰：內觀欲心而無欲心，外觀色心而無色心，遠觀外物而無外物。如此三無盡，可謂得其道矣。文中子曰：不執利，不執有利欲之心，故曰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。不違害，不違害傷色身之狀，故曰外觀其形，形無其形。不強交，不與外物而強交易，是故無外物也，故曰遠觀其物，物無其物。或曰：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，何人也？昔戰國時有文摯善醫，有龍叔謂文摯曰：我聞子之妙矣。吾有疾，子能醫乎？文摯曰：唯命是聽。然先言子病，吾當察之。龍叔曰：五之病有數般，鄉中譽我，我不以為榮；國中毀我，不以為辱；此一病也。吾得之不喜，失之不憂，二病也。吾不親富貴，不傲貧窮，病也。吾視人，如人視我，四病也。吾處吾之家，如道旅之合，五病也。吾觀吾鄉，如蠻戎之國，六病也。七魔：一賞罰不能動，二刑罰不能滅，三盛衰利害不能已，四哀樂不能易，五不可視國名，六不親交友，七不能御妻子制僕。此七魔也。奚病哉？奚方能已之乎？文摯乃命龍叔皆面立，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，既而曰：嘻，吾見子之心矣。方寸之地，虛虛也哉。聖人之心有七孔也。子之心有六孔，流通一孔，不達也。今聖智為疾，此之謂無其心也。故云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。或曰：何人外觀其形，形無其形？昔吳季札入燕為使，至路，忽於道上見金一鉞。季札見而不思其意，前所步見一負薪者，告之：汝貧，此處有金一鉞。季札引而指之曰：汝貧，將此金玉去。負薪者乃顰眉而責季札曰：觀君氣槩甚豪，而意甚下，顧我身何為嚮金之人？負薪者遂不顧而去。金乃物之最貴也，而不顧之，乃是遠觀其物，物無其物。

論曰：龍叔得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；負薪者遠觀其物，物無其物。悟此三無，能通聖道矣。

三者既悟，惟見於空。

上句言六欲既不生，則三毒自然消滅。因此不生六欲，消滅三毒，則能內觀無欲心，外觀無色身，遠觀無物。此三者皆名為色空，應有形者，俱為幻化之境。《定觀經》云：定心之上，豁然無覆；定心之下，寂然無物。其能識者，可以內觀無心，外觀無形，遠觀無物。此三者觀之，無心、無形、無物，並同虛空。然後既悟，唯見真空寂境。故曰三者既悟，唯見於空。《易》曰：顯道神之德行。言悟三空之理，明顯無為之道，而自神靈其德行之事，如太虛以萬物，惟見於空之境。文中子曰：聖人之德，為道之本。為道者無心、無形、無物，此三者既悟，唯見顯道之德行、神之德行者，太虛之至空也。故云三者既悟，唯見於空。或曰：何人能悟此三無而見於空、達道也？昔唐時柳子初於

大曆年中會試於南宮，失利，不檢其身，恣遊放蕩，花街月夜，取一時之樂。非久行囊空虛，於人多厭之，糊口之用，及形容枯槁，日不聊生。或一日，出東門，徐步而進，欲覓自盡之計。柰死期難拾，遂坐於古柳之下，因默念《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》三遍，神氣欲絕。忽有一道者，青巾白抱，皂條草履，携一竹籃，亦來坐於樹下，氣貌堂堂，乃謂子初曰：君有道氣，一何困也？子初開目，見而甚喜之，乃謝曰：僕一書生，當於壯歲，兩上春闈，而遭命蹇，因此失利，放蕩狂遊，囊空資盡，日不聊生。家鄉東海難歸，西秦無住，體無完服，腹無所食。今日之困，陳厄之不若也。言語蹇澀，氣漸聲微，忽然而倒。其先生見之曰：何以如此？遂於籃中取棗二枚，與子初強起，接而頓食之，唯食一枚，但覺作食之味，乃拜先生。先生曰：觀君之氣，似有奇骨。子初言：僕乃心中不足。先生曰：汝乃得其甚足。子初曰：大丈夫心中足位高貴可也。先生曰：爾但瞑目。子初既合其目，便覺飄然而昏似睡，忽見一紫綬金章人乘其象笏，奉夫餘國王詔，徵足下子初。子初曰：僕乃東海下士，沂水儒生，兩失龍榜，今為孤迹之人，安辱國主相徵乎？道罷，子初喜而隨使者出東門，既出東門，有十餘人錦衣繡帽，玉帶紅靴，見子初盡皆拜，遂牽桃花之騎，玉鞍金，寶轡龍駒，翠蓋圍鳳，紅旗映日，乃簇擁子初上馬。子初喜不自勝，乃攀鞍上馬，頭達叫唱甚嚴，從騎至多，駟牡追風，八百餘里，乃至一城。見人煙窈窕，地里風光，數百朱紫之官列拜馬前，道引見一所，珠樓寶閣，玉殿森森，煙霞重霧。忽有一騎從眾中出，曰：且交駟馬解鞍於東華館。軒窗戶牖，皆水晶、玻璃為之也。是時紅粧繡閣，寶結花冠，數十妓人動其弦管。是夜，子初宿於東華館下，高閣鍾敲，曉月清風，一妓傳宣，請駟馬引見公主。子初大喜。忽一美人捧一寶箱，內有寶玉衣一襲，更夜牽一駿騎，遂請上馬。笙歌一隊，皆吳姬越絕，遂引乃入其內，見紫殿金階，玉庭森森，兵衛肅肅，朱紫班班，圭飾相亞，大立羣班，拜舞待之。須臾，鳳簾齊捲，鳴鼓一聲，山呼震動。夫餘國王昇其寶殿，見華冠龍袞，雉扇輕開，嬌娥窈窕，傳宣曰：令駟馬見帝。引子初拜舞畢，王曰：寡人愛女，小字淫芳，願絲蘿於卿，納聘在于今日。承其詔命，奏鈞天之鼓樂，列其御宴，卿富貴不可言也。是夕燈燭龍膏，香虬鳳髓，霞衣綵被，不知其數。忽鳳閣擁一女子，年可一十六歲，其呈貌其姿，西子、嫦娥之不若也。嫦娥古今無如此貌。子初見之，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是夕鳳帳盤龍，以哀展雙鸞，太真為伴。至天明帝乃勁降，特進領三省駟馬都尉，贈武安侯，鎮武郡公主。至武安郡，道士、僧俗、屬郡官僚並皆接之。治此郡一十年，遂生二子。政聲大振。奉勁征南夫餘國大元帥，鎮兵數萬，一擊而勝，功勳成就。帝乃賜金山一座。五年二子封侯，其富貴不可言也。金玉如瓦礫所為，功蓋天下。有日樂極悲來，後三年其妻公主身殂

區。後二年，二子亦殂。子初不勝其悲。又有告變曰：南國王柳子初欲叛其地。夫餘國王遣使，命詔之。子初不敢抗命，遂至此國。其曰：汝一微生，不能自料。寡人召為駙馬，一十五年，封王立土。朕於汝不輕，汝何叛也？子初曰：臣本一布衣，今日駙馬。謝王封第列土，非敢叛逆。王曰：告叛之由不虛，何更言之？令左右烹之。力士解衣取刀，欲割其肉於鑊內，子初甚驚惶，乞復作一布衣，今不可得也。力士欲下刀，油鑊其滾，哀聲一叫，忽然而覺。先生曰：足下何乃昏然？子初既覺，汗流適體，戰戰而不已，乃具迷之事。先生曰：汝念《清靜經》，經中有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；外觀其形，形無其形；遠觀其物，物無其物。三者既悟，唯見於空。子初始乃孤貧，而有欲心。今子初作駙馬，此三者皆無實跡，如一虛夢間，是唯見於空也。子初又要身高貴，使子初封為南餘國王也。又不能遠觀其物，賜子初金山一座也。子初釋而悟曰：人生一世，虛幻自然，何可嘆美之？遂禮先生，先生曰：後三年於蓬萊相見。汝堅持此真經，道心勿退，是其願矣。道罷，乃乘雲而去。子初因食棗而已，不食。後尋勝地，乃茅庵，默然而坐，屏絕人事，堅持此經，三年不退。忽一日，有白鶴自空而下，子初乘鶴背，乃騰空而去。乃留一小頌三首，一云：色是花豔而不久，莫厭虛花豔色紅。花光虛豔似浮雲，爭如悟取玄元理，心上無心道自通。二云：形似虛幻而不永，形是虛形莫強尊。耽家積業落於空，爭如悟取玄元理，形上無形道自通。三云：物是浮寄而不久，白玉黃金即是空。來時空手去時空，爭如悟取玄元理，物上無時道自通。

論曰：萬物自無而有，有極則歸於無。故人以幻化色境為實，豈不愚哉？柳子初因不第而有欲心，感得上仙來化，為夫餘國君之婿，以為色樂其心，故不知心無其心也。又外以封侯之貴樂其身，故不知形無其形也。又以金山之貴物樂其意，故不知物無其物也。此三者皆不實之相，乃色是虛花，形是虛幻，財是虛景，乃其禍也，而有悔悟。既乃悔之，身遊三島而上玉京，豈不良哉？《易》曰：無思也，無為定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天下之政，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與於此哉。文中子曰：山宜附地，人宜附靜，湛然寂者，道在其中矣。或曰：何人常寂而通其道？答曰：有之。昔者天寶年中，有進士李通，年五十餘，累舉不及第。日誦《太上老君清靜真經》，大得其理，寢膳不離其手，口不輟經。忽日，妻乃亡之。通嗟嘆而已。惟一子。後一年，子亦殂。通曰：吾脫其枷也。常日詩酒自娛，相知或有勸之曰：我聞妻者，齊也，同棺共葬，乃人之常情。子之不為，慟嗟而已。君之無情。其子死，一慟而已，忘遺體之慈，是失父子之道。君何為知書也？通曰：我聞莊子亡妻而鼓盆，東門喪子不哭，此真達理也。吾何憂哉，吾何憂哉？太上云：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；外觀其形，形無其形；遠觀其物，物無其物。三者既悟，唯見於空也。

觀空亦空，空無所空；所空既無，無無亦無；無無既無，湛然常寂。

常寂者，道也。道既常寂，吾何有焉？遂散家財與不足者，棄田土於量鄰里也。李通乃携《清靜經》而入華山，拔茅累石作庵，誦《清靜經》默食藥苗而修堅志，三年如一日，道心不退，感太上使神人教之。其人化道者，入其庵中。道者遂問之曰：子於此學道深山安有乎？凡問七次，而不對之。道不在忘言而不達，不在論言而得馬駒牛犢，又何言哉，又何常得其道也？夫欲修道者，先能捨外事，外事都絕，無以與心逆，然後安坐內觀，心覺一念，起速須除滅而安靜。又若有浮游亂想，亦當盡滅。亦不知觀空亦空，空無所空，所空既無，無無亦無，無無既無，然後呼為湛然常寂。李通聞之，願然而拜曰：先生所命，願一教之。乃跪于前，而授其教。先生曰：學道者唯滅動心，不滅照心；但凝空心，不凝住心者，空心也。不可定中之急求慧，急則傷性，性傷則無慧。若定不求慧，而慧自至此，名真慧也。慧而不用詐，慧而貴，實智若愚。此乃益資定慧，此羨無極。若中念想，多感眾邪，妖精百媚，隨心應見。又謂李通：汝若能定得心，湛然常寂，其道有成。李通曰：弟子能之。先生曰：來日我教汝，吾且去矣。先生遂出庵而不見，候來日辰巳時來，先生卻來此庵前。通乃出庵，喜而迎之，而入其庵。李通乃禮：念弟子身為腐儒，不通大道，而守頓空，何異膠柱鼓瑟？先生曰：吾欲燒一爐丹，汝以鎮爐，唯以無語為湛然常寂。汝能之否？通曰：弟子能之。先生乃於庵中立一爐，于袋中取出一鍋子，放數粒丹藥其中，望太陽取氣一口，吹在爐上，其火乃然。仍戒李通曰：汝正南於爐而坐，此是觀空亦空，空無所空，所空既無，無無亦無，無無既無，如此者乃事湛然常寂之法也。若有千魔萬魅，感即是無，得而言，若爐中之丹則不成，汝道不就也。千萬記之。三日後，吾卻來覷丹，丹必熟矣。與汝共服，可以羽化為天仙也？千萬記取。李通乃握固，而面於爐端坐。其先生乃出庵而去。不多時，忽然四方雲起，雷電交空，疾風拔樹，霹靂摧山，驟雨猛水乃浸其庵。李通不動身而端坐，其水浸坐，乃至于頂，而心不動。雨水只有一寸，不入於爐，不至于口，須臾，水出既落，又有野火燒山，亘天火發，而至於庵，庵舍欲燒而著其李通，亦寂然不動，其心全無怨意。須臾火自滅。又有餓鬼而至，其鬼或藍面而赤髮，或黃體而面青，或眼紅而光出，牙若剛刀。吾等山鬼也，今日大飢，食而且度。汝若一言，吾不食汝；若無言，乃啗之。李通終無一言，其鬼自滅。又有數十餓虎而來欲食李通，李通乃不視，亦無怖心，其虎哮吼數遭，嗅而不食即退。又有毒蛇，遂遶其身而行，李通亦不動心，其蛇自去。又有一婦人，年貌二八，嬌姿無比，以其妖言豔語而惑李通。李通心並不動，婦人亦去。又有強徒三十餘人，皆鐵衣，手執戈弧矢。賊首曰：好食此人心肝。遂刀劈之，欲下手，有一人曰：只語一聲，且免之。李通

亦不言，其賊自去。然後有一王，峨冠大袖，朱履長裙，手執寒玉珪，引數人獐神惡鬼，是牛頭獄卒，手執鐵叉，大喝李通曰：閻羅大王至，何故不起？其鬼遂以鐵叉叉之，其王曰：且住。若其人一言則免之，若無言，以鐵叉叉之。李通終無恐懼，亦不動心。王曰：執取伊妻來。不多時，李通妻至，王曰：使爾夫一言，不令汝受苦。其妻曰：君與我為眷屬，恩重如丘山。今日我經地獄受苦。若你一言救我之苦，若不言，苦罪難受。李通終無一言。其王遂怒：此乃頑鄙之人，今鋸解其妻，使令看之。須臾，獄卒提到其妻，用板夾之便鋸解，血流滿地，悲聲不忍見聞。其夫亦不言。王曰：又呼其子。子果至，王曰：交汝身為萬段。子曰：父乃鐵心肝。我母因父不言，直至鋸解之苦。父今又若不言，我受到身之苦。《孝經》云：念父子之道，乃天性也。父慈悲，乃一言，可免其苦也。李通終無一言。王見此，大怒言：這漢頑執，攝其生魂離殼。李通但覺昏然，其魂於齊州王大郎家作女之身，生而且艷，絕其容貌世中無比，啞啞不言，年至一十八歲，人呼為啞女。父母出嫁與東村馬員外第三子，甚愛其貌美，乃不嫌啞而取之。凡三載，生一子。其夫因醉而歸，與其妻曰：爾生得一子，甚美，幼啞而無言，此乃大病也。雖此子，何為美也？遂把子腳倒提摔之，血濺其母滿面，啞女驚然，忽叫一聲：冤苦，可惜我嬌子。開目遂見其爐紅光亂撒，火星迸散，似如雷聲。其先生方至，曰：丹藥欲熟，為汝一聲而驚懷了，其丹砂是不能成。觀空亦空，空無所空，所空既無，無無亦無，無無既無，此人而不能守湛然常寂之道也。先生以手捶胸，大哭曰：可惜一爐丹藥。更後六年，吾復再來。遂贈與李通詩一首：略修玄理問吾徒，丹熟真鉛悟色無。鶴性自閑衝碧落，道心因靜見工夫。龍吟瑞彩籠金頂，虎嘯祥風射玉爐。更後六年功行足，湛然常靜入仙都。先生曰：六年之內，只守此經而修，因上玉京。勉之勉之！道罷，先生化白光而不見。因此李通覓一繩懸大石，可重千斤，墜於石室之中，於石下而坐，寂然不動。六年功成，其先生引鸞而復現，叫之，通乃見先生，大喜，禮拜畢，二人共話，乘其鸞冉冉騰空而去。至半空之中，乃遺下詩一首云：觀空空亦是真空，空既無時無亦通。無惠既無湛常寂，好乘驚背到天宮。又有小詞一首，《寄減字木蘭花》：攻書學業，五十餘年頭似雪。金榜無名，始信儒冠多誤身。妻亡子夭，恩愛無時來入道。深謝師言，湛然常寂昇九天。論曰：大道者，至靈蘊妙，待感而靈，猶金石之響，待擊而鳴。李通乃悟觀空亦空，空無所空，所空既無，無無亦無，無無既無，湛然常寂之道，千魔萬惑而不動，又設千斤之石，而修六年，果登天官，豈不宜乎？

寂無所寂，欲豈能生？欲既不生，即是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。得悟道者，常清靜矣。

欲者，六欲也，乃六賊也。眼是一賊，愛窺觀彩色妖艷，人不知妖艷是殺人性命之刀斧。耳是二賊，愛聽艷樂淫聲，而不知艷樂淫聲是害人之鼓樂。口是三賊，愛嗜美酒肥肉，而不知美酒肥肉是腑腸之毒藥。鼻是四賊，愛悅芳香邪氣，而不知芳香邪氣是害人之氣命。身是五賊，愛香車寶馬，而不知香車寶馬是招蹶之機。意是六賊，愛祿高位大，而不知祿高位大是害人之形命。故曰射神之神。此上句言能於常寂之中無所寂相者，是能了真空湛然之相空無，湛寂自滅，然後真空照了，見其真道矣。見其真道者，了達空無湛寂四事，但泯真照空也。如此者，六欲之毒害，又豈能於吾生也？故曰寂無所寂，欲豈能生。文中子曰：寂無所寂者，與太空同體，與太極同德，與神道並行，不化而化。如此者，安能有欲乎？故曰寂無所寂，欲豈能生。或曰：何人能知寂無所寂，而不能生其欲也？昔宋時熙寧元年，儀州醫官聶處仁，其性沉靜，美而風彩。年三十餘歲。自小能持《太上老君清靜經》，大通其理。凡有患者，不問貴賤貧富，而一般下藥，無所問藥資。人皆以為救命真人。或有一黃官之家請看候其患，既至患人宅，其患之家妻年少，艷美容質，遂見處仁候脉，而便通其意。處仁避面而候脉，下瘋藥一服，畢，急辭而退。處仁乃真空照之，出而便行。其黃官之妻他日佯病，使人召之。其處仁托其他幹，不為下藥。其娘子再三使人，召三五次。其處仁不獲，更又叫曰：娘子急之。處仁推辭不及，至乃避面診之。處仁曰：娘子安常無病。娘子曰：我官人差出遠遊，今夜汝來，我當相待，每夜夢宿於君。處仁聞之大驚，深會其意，遂走出門。後及呼之，更不復迴。至夜深，忽有人扣門而曰：有某急患，請郎中候脉。處仁不知端的，乃開門而出，娘子遂拽住處仁。娘子曰：君心從我，我與君富貴。若不從我，我是黃官之妻，為期於此。汝若不從，與君其死。處仁不得已，遂允之。乃引娘子至於短牆，而攝其手，越牆而走之，不入其家，遂遁入南山之中，依此誦《太上清靜之經》，修行悟此寂無所寂之道，而欲心豈能生之。是時，本州城隍土地正神以此聶處化不起欲心，乃呈司命君遂賜一百二十歲，昇為天官。其婦人奪其壽，至五十終，將生魂攝於地獄，其形於陽間卧疾，腹常如刀攪，其心生魂被獄卒縛於鐵柱之上，以刀剖腹，洗除淫欲之心。受此苦楚，痛不可忍。其獄卒謂之此人曰：汝受苦七年矣，更有三年，三魂俱入地獄，縱得托生，入於別腹中，為之奈何？婦人曰：如何救解？鬼吏曰：汝於陽間設黃籙大醮，乃改惡從善，每日持念《太上老君清靜真經》，可免此苦。娘子曰：的可免之？鬼吏曰：的免也。一發善言，千里福應。兼懺悔淫欲之罪，豈虛言哉？於是死魂至即目得假合其生魂。汝切記之，不虛言也。其人自省，謝罪改過，更不再犯。其夫官人憫之，遂命羽客一七設其黃籙大醮，又禮念《九幽拔罪懺文》千卷，兼印造《清靜經》萬卷，散施四方善友，令人持誦。於是九天上

聖特赦其罪，娘子所患漸愈。其人思往日之淫欲，是有此報，在於地獄，不唯切之一身，外更有犯此者，不可稱數。娘子乃謂官人曰：唐則天在日，與僧人行姪，亦受毒蛇地獄。官人曰：如何受罪？娘子曰：一旦便脫衣服、冠冕，而入於毒蝎之中。其蝎鑽身蟄之，受苦不已，罪畢，即著衣服冠冕去。官人曰：此罪何時受苦足？妻曰：限滿之日，須有百年，任為娼女也。妻乃勸夫曰：善事可作，惡事切莫重犯。果有報乎。夫聞之此語，亦改其心。二人乃雙修，各依太上清靜之教，每日持此真經百遍。乃解印休官，築環牆於內，卓庵而坐，修道九年，同坐亡於壁間。乃留詩二首云：酆都地獄不堪觀，視者令人心膽寒。萬死千生重受苦，陽間岐路再遊難。自退欲情欲不生，好修清靜湛然明。寂無所寂天真境，只在人心改善行。

論曰：道以清虛寂靜為體，人以姪色為實，豈不知有經云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道廣則天堂之路，欲大則地獄之因。聶處仁稟寂無所寂而無欲心，乃增延壽筭，名書天曹。其妻滯於淫罪，以奪其壽，魂追北府，剖除姪心之垢。楚痛之疾，醮筵救愈。及其改過從善，休官同修清靜之教，日誦真經，絕其塵俗，方乃同

坐亡，魂飛北落。上聖真經豈無驗乎？後之好道君子，切謹記之。

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

#1『動者靜之基』侯善淵、劉通微二注本及《清靜心經》並作『靜者動之基』